

蔣碧微生死戀(七)

楊 兆 青

姑娘情奔近鄉情怯

蔣碧微同徐悲鴻回到自己的故鄉，却是有家歸不得，那種怨也無由，恨也無由的苦悶，使蔣碧微感到萬分懊惱。

徐悲鴻也是心懷慚愧，愁腸百結。當初計劃周密的把蔣碧微帶離家鄉，希望到了國外有一番作為，無奈才出國門半年，目的地法國未到，便在日本因窮愁而半途回國。

小兩口困在旅館，日坐愁城，明白這樣長首畏尾，不是辦法。徐悲鴻將心一橫，想着再大的風浪，也有平靜的時候，自己不挺起來，誰能解決？於是，他以一種身臨「戰場」的勇往心情，一早便去找朱了洲，商研進退之道。

闊別半年，乍然見面，朱了洲有點吃驚。不過，到底是老朋友，相知已深，幾句話聊下來，朱了洲便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他開玩笑的對徐悲鴻說：

「怎麼？把你們倆送到日本，還不放過我？」

話說得雖然輕鬆，內心裏却真替徐悲鴻着急

。小兩口在這個時候突然回來，風浪未息，必然引起更多的是非。但是他又往深裏想，不回來而淪落異邦，豈非更糟？

朱了洲沉思片刻，遂將隨身攜帶的一點錢，交給徐悲鴻，讓徐先回旅館。朱了洲則前往通報蔣碧微的父母。

蔣碧微的母親，聽說女兒女婿回來，馬上丟下身邊的家事，立刻趕去探望。母女半年不見，時間隔得不算長，事情發生却很多很複雜。做母親的，爲了女兒，什麼事都擔當了。

在外面吃了不少苦頭的蔣碧微，更體會到母愛的偉大，原已滿心悔愧，此時見到慈愛的母親，只叫了一聲「媽媽」，淚水便已流濕了一臉。

徐悲鴻內心忐忑不安，初見丈母娘，更有一種待罪的心情。他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也沒有開口說話。有一點優理優氣的站立一旁，看看流淚的蔣碧微，又看看面帶祥和的丈母娘。

「回來了就好，回來了就好！」

蔣碧微的母親，重複說着那句代表欣喜的話。然後簡單的問問他們，住在日本的情形，又瞭解旅館的環境，瞭解住宿的費用，便匆匆離去。

說好晚上，再跟蔣碧微的父親一道來。

傍晚時分，兩位老人家提了一些熱騰騰吃的東西，送到旅館，並且告訴他們住旅館又貴又不方便，已經幫他們在民厚里朋友家，租了一間廂房，明天就可以搬過去。那地方離家很近，每天可以回家吃飯。蔣碧微的母親，又偷偷塞給她一個錢包。

臨走，蔣碧微的父親很慈祥的告訴他們：

「外頭人多口雜，忍耐點，……」蔣老先生平靜的停了一下又說：「快樂跟幸福，都有代價的。你們選擇了最艱難的一種，是以習俗的審判來換取的。」

沒有見到老人家以前，憂心忡忡的不敢回家。現在見了面，覺得兩位老人家，像兩棵矗立的大樹，迎面伸展，相互織結了一個巨大的網，牢牢的保護着他們。小兩口感動得雙眼紅濕。

不久之前，發生的蔣姑娘「情奔」事件，大家記憶猶新，曾幾何時，男女雙雙折回上海，被好事的人認出，很快便傳揚開來。許多人在路上撞見他們，就像看戲一般的評首論足。好在有父母的呵護當精神依靠，小兩口除了從住的地方回

到家裏，幾乎別處都不露面，困擾也就不多。

出門時，徐悲鴻總是急急的在前頭走，蔣碧微則低着頭在後面緊緊的跟。兩人一前一後，不語不笑，裝成陌路的樣子。

一天上午，他們才從民厚里衙堂出來，只見迎面一條大漢，當街一站，攔住徐悲鴻的去路，大聲的叫：

「好小子徐兄，原來你心裏頭，還真藏着一個大美人！」

徐悲鴻停步定睛一看，是舊識劉福，以前看過徐悲鴻戴「碧微」的名戒，吵着要見天仙佳人的那幫朋友之一。當時的隱私現在已成了公開的祕密，想想既被碰上，也沒什麼好隱瞞的，正待回頭介紹，不知何時，蔣碧微爲了躲避已超前不見人影。徐悲鴻雙手往外一攤，無可奈何的笑笑說：

「以前她藏在我心裏頭，現在她藏在我心外頭，外頭是會跑的。我得趕緊去追。」

說完，揮揮手，趕上前去。

徐悲鴻拜會康有爲

蔣碧微這一閃躲，徐悲鴻看了難過。這種出了門便有精神壓力的折磨，實在不是味道。這不是上蒼的懲罰，而是社會受習俗愚弄，人心被蠱私自害。寬容和智慧，爲什麼那樣不容易被接受？徐悲鴻這樣想着，人已追上蔣碧微，都到了家。

才跨過門檻，兩人同時一驚。蔣碧微的伯父，正滿臉怒容的坐在客廳裏。

早先，她的伯父寫過長信，一字一刀似的，把蔣碧微的父親，罵得體無完膚，責備他管教不嚴，竟讓訂了親的女兒，跟人私奔。使家門蒙羞，被鄉鄰笑話。這回聽說叛逆的姪女回來，特地趕到上海，準備當面狠狠的教訓一番。

她的伯父昨夜就到了，已經跟蔣碧微的父親有過激烈的爭辯。蔣碧微的父親，一直認爲不必苛責，因爲苛責對誰都毫無益處。自家的子女，外人冷言冷語的奚落，已經很難堪，回到家裏，應該沐浴溫暖和關心。他求蔣碧微的伯父，用溫和的方式處理。

蔣碧微的伯父蔣南笙，跟徐悲鴻是宜與初級師範的同事，對徐悲鴻的人品才能都很欣賞。只是這種事發生在自家門上，就有一種被輕視和侮辱的感覺。他昨晚上跟弟弟吵了一架，已經憋了一夜的氣，此刻見到蔣碧微及徐悲鴻進門，不由得怒上心頭，開口就沒好氣的說：

「妳還有臉回來！」

蔣碧微的父親，知道哥哥氣在心頭，怕他罵人太過。便在一旁急急的替女婿女兒解圍，朝他們說：

「悲鴻，棠珍，快叫伯父，請伯父息怒！」

他又忙着轉向蔣碧微的伯父，誠懇的說：

「大哥！說說就好了，他們已經知錯，說說就好了。」

她的伯父，當然不會三言兩語就此罷休，又罵他們知書達理，竟然做出違抗禮教的事。最後，還是蔣碧微的父親，叫他們先回民厚里，才解除了這一尷尬的場面。

傳統，不是刀槍，但比刀槍更能傷人。禮教，不是城堡，但比城堡更加牢固。習俗，不是法律，但比法律更有力量。

如果傳統裏，寬恕比責難多，這就是進步。如果禮教中，諒解比約束多，這就是智慧。如果習俗下，溫暖比冷漠多，這就是成熟。又進步，又智慧，又成熟的社會，才是人間的幸福社會。蔣碧微回到民厚里的廂房，閉門靜思；她跟徐悲鴻合力奮戰的世俗，到底不是容易克服的對象。那需要超人的愛情熱力，來化解內心的自我阻礙。

她悟出了這層道理，心中漸漸的不再煩躁，並且慢慢產生渾厚的一股力量。因爲她覺得，憂樂也是一念之間的事，何必自苦？她這一念，轉到快樂上頭去了。

徐悲鴻再去拜見老師康有爲，接受指點。

那時候，康有爲只要人在家裏，每天下午都在門口掛上「會客」的牌子，接見客人。對於徐悲鴻驟然歸來，非常關心。他囑門人取下會客牌子，並留徐悲鴻吃飯久談。

羅癭公是他大師兄

這天，師生兩個，朋友般的暢所欲言。徐悲鴻把窘境統統說出。康有爲把積鬱頗久的「政治苦水」，也是一段祕聞，全盤告訴這位得意門生。

康有爲自己說，在戊戌變法時，他主張「君主立憲」不爲當局所重，後來流亡海外十六年，至民國二年底回廣東。辛亥革命以後，他主張「

虛君共和。」所謂虛君，便是只取門第，不取才能的虛設一君。此君只能享受禮儀上的尊崇，生活上的豪華。只做象徵性的元首，而沒有政治上的實權。

康有為認定，這個辦法可以消弭野心家「彼可取而代之」的不軌心理。國家的權力操在內閣，內閣由民主方式產生。權力的轉移，視乎民心向背，公民投票就可解決。

他認為要建立一個整體的中國，讓滿人做個虛君，才便於團結邊疆各民族，使遼、蒙、新疆、西藏各地，不致脫離中央而獨立，免得招致蘇俄的覬覦，而釀成永無寧日的邊患。但是，若不通過革命，使漢人掌握實權，想把一個專制的君主轉變為一個虛君，是辦不到的。

康有為喜歡到各地遊歷，因此接觸的人很多。有一批被時代遺棄的人物，不甘心放棄失去的特權，陰謀復與滿清王朝，重現舊社會。這批人中包括一些滿蒙的舊王公，清末新軍餘孽的北洋軍閥，以及食古不化的遜清遺老。

康有為想運用自己的影響力，把「虛君共和」的思想灌輸給他們，使他們變為實現理想的力量。但是，一部份曲解康有為的政治理想，終於組織了以張勳為主帥的復辟同盟軍。不明實情的人，便把康有為誣為復辟罪魁。其實政治內容不同，主持復辟的禍首另有其人。

政治理想被歪曲醜化，頗使康有為痛心疾首。他告訴徐悲鴻這段秘辛，除了疏解心中積鬱，另一個用意，是讓徐悲鴻知道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，即使是學術理想，挫折也相當多，一定不能

氣餒。

愛才如子的康有為，他的書法意態寬舒，瀟灑自然，創造了自己的面目而獨成一家。他又勉勵徐悲鴻努力繪畫之外，還要勤習書法，並且傳授執筆的訣竅。

這個訣竅的原則，是「平腕豎鋒，虛拳實指」也就是先求腕平，再求掌豎。以大拇指與中指相對握管——大拇指挺而仰，中指直而垂。最重要的是運腕而不轉指。練習的時候，放一杯水在腕上不會傾倒，就差不多了。

話題再回轉過來，談到徐悲鴻的留學問題。康有為說歐戰正酣，無法啓程，不如先去一趟北平，弄個官費，將來在歐洲，生活可以寬裕些。北平有許多康有為的朋友，也有康有為的學生，必然得到多方面的協助。

恩師之見，當為上策。徐悲鴻另日帶着蔣碧微，去向康有為拜別之後，雙雙即於十二月間，從上海到達北平。

羅癭公是康有為的大弟子，在北平大名鼎鼎。徐悲鴻拿了恩師的信去看大師兄，羅癭公夫婦初見師弟，接待他們非常親切。隨後明白徐悲鴻的留法志願，又寫信介紹他去見教育總長傅增湘。請求幫忙。

傅增湘看過徐悲鴻的畫，極為讚賞，很爽快的就給了一個公費的名額。說好戰爭結束，便讓他去法國深造。

徐悲鴻有了公費名額，心裏舒服。這時期除了等待大戰停止，沒有別的事做。正好利用這個機會，仔仔細細的去遊覽前清的宮殿，欣賞當代

收藏家的畫。有時候也整理到日本半年的筆記，十足是畫生的賦閑生活。

羅癭公喜歡捧伶人，他捧程硯秋，也捧梅蘭芳。知道徐悲鴻閑在家裏，每天晚上都拉他去看戲。當時梅蘭芳新排演一齣「天女散花」，演出相當成功，轟動遐邇。羅癭公錦上添花，請徐悲鴻畫一張梅蘭芳的「天女散花圖」，畫中的梅蘭芳着的是戲裝，看來更加迷人。羅癭公非常讚賞，親筆題了一首詩在上頭，以示風雅。那首詩是七言絕句，詩句是這樣寫的：

後人欲識梅郎面，無術靈方可駐顏；
不有徐生傳妙筆，馬知天女在人間。

五四高潮要出國了

在北平住的這段時間，蔣碧微不必東藏西躲，精神很自在，但是生活上的實際費用，一直非常窘困。這些日常俗務，徐悲鴻很少去管，幾乎都由蔣碧微處理。有一回，蔣碧微身上只剩兩個銅元，買半斤麵的錢却需要四個銅元。逼得沒辦法，她拿一隻母親送的金鑷子，要徐悲鴻去當掉，徐悲鴻不肯，說大男人拿着女人首飾去當，會被笑話。蔣碧微只好硬着頭皮，鼓起勇氣，去上當舖。那平生僅有的一次上「當舖」經驗，實在難受。

蔣碧微一「家」窮困的情形，被合租房子的學人華林看出來，便主動推介徐悲鴻，去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。

蔡元培是革命元老，是真正的讀書人，也是

知名的「好好先生」。他每餐必有紹興酒，氣色紅潤。他的夫人曾公然表示，蔡先生很好伺候，飯燒好也吃，燒焦了也吃，惟獨對於國是及思想自由的原則，馬虎一點都不「吃」。

民國四年，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。民國八年，凡爾賽和會作出日本繼承德國山東特權的決議案。先後激起民衆高漲的愛國心，演變成歷史上重要的「五四運動」，這個運動思想的大本營就是北京大學。主持校務的，就是蔡元培。

徐悲鴻去看蔡元培的時候，北大沒有藝術系，他愛才若渴，又很熱心，特地設立一個「畫法研究會」，讓有興趣於藝術的同學自由參加，徐悲鴻擔任導師，按月領取北大的薪水，解決不少柴米油鹽的困難。

在北平方巾巷，跟華林合租的房子住了半年，轉眼之間到了夏天天熱，北大有許多教授和學生，組團要到西山碧雲寺避暑，蔣碧微和徐悲鴻，都跟着去。

碧雲寺規模宏大，殿塔高聳，亭臺雅美，週圍古木參天，清泉寒冽是很好的避暑勝地。一起去的還有李石曾夫婦、羅家倫、顧孟餘等人。悠閑的欣賞優美的風景，聽鐘聲梵唱，談生平抱負，感到非常愉快。時間也在輕鬆的氣氛中，一晃就兩個月過去了。大家又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上。

民國七年十一月，大戰終結。徐悲鴻領到治裝費和旅費，高高興興的帶着蔣碧微，回到上海，準備出國。

第一次大戰剛剛結束的時期，也是國內醞釀「五四運動」最高潮的時期，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，更是如火如荼的表示他們的愛國反應。稍早，日本向中國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時，在美國的中國人，主張立刻向日本宣戰，惟獨胡適寫了一封公開信，在留美學生月刊上，發表他的「給全體中國同學的公開信」，呼籲大家不要急躁，要冷靜下來好好思考。他採取「清醒的愛國主義」，惹起了劇烈的辯論。胡適在美國寫的那封信這樣說：

「就我看來，我們留學生，在這個時候，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，所應該做的是：讓我們冷靜下來，盡我們的責任，就是讀書，不要被報章的喧囂，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。讓我們嚴肅地，冷靜地，不要騷擾，不要搖動地去唸我們的書。好好準備自己，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後，——我深信她必能克服這個危機——好好去幫助她進步。或者，如果必要的话，去使她從死亡裏復活過來。……」

「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辦法，並不在於我們立刻和日本開戰，或者在於其他列強的干涉。……最後真正的答案，必須向其他地方尋求——也許比我們現在所想像的答案要深刻些。我並不知道答案在那裏，我只知道答案不在這裏。我們必須冷靜客觀地去把它找出來。……」

留美學生月刊的總編輯，鄭煦堃寫了一篇長文反駁胡適，他認為胡適的不抵抗主義根源於老子、耶穌和釋迦牟尼的教訓：

「在胡適思想某些晦暗的角落裏，他似乎同意我們，認為他自己說的不抵抗主義，在某些情形並不適當。而必須被放棄。他在公開信裏說：

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去使她（中國）從死亡裏復活過來。」但是用什麼方法去使中國從死亡裏復活過來呢？難道靠一手挾着『聖經』，另一手挾着一本同樣有用的書，像是白朗寧詩集（因為胡適對它比任何其他書本都要熟悉），便辦得到了嗎？他必得承認，一旦日本佔據了中國，要驅除他們就必須使用武力。把中國從死裏復活過來，比在日本未侵入以前就抵抗要難多了。」

這是中國智識份子愛國的心聲，雙方辯論都非常冷靜和嚴肅，都是以愛國為出發點。也是促成「五四運動」主要力量之一。這種愛國的情緒一直持續不衰。

到了民國八年一月十八日，凡爾賽和會開幕，從巴黎來的消息透露，日本代表牧野伸顯男爵，於一月二十七日，在五強（美、英、法、意、日）全體會議上宣佈：英、法、意三國曾在民國六年二月和日本簽訂秘密協定，保證在戰爭結束後，「援助日本要求德國，割讓戰前在山東及青島嶼之領土權」。……

這個震驚中國人的謬論，更使全國上下的救國情緒高昂沸騰。山東是孔子和孟子出生，教學、逝世的聖地；又在經濟上、軍事上居於重要的地位。絕對不能再淪失。

初抵巴黎見吳稚暉

膠州租界地是德國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，以九十九年為期從中國租去的地方。那次強迫租借的藉口，是因為前一年十一月一日，兩個德國教士，在山東曹州府鉅野縣，被散兵所殺，德國

即于十一月七日，派兵強佔膠州灣。現在，日本却想從德國人的手裏，轉奪這塊土地。

全國民衆高漲的愛國心，以及反抗列強的熱烈情緒，是一股救國熱流。中國大學生的民族自覺，還有新起的思想界領袖，是另一支救國的熱流。當這兩股力量很自然的匯集在一起時，一連串大規模的政治革命、社會革命、思想革命、文學革命、繪畫革命及女權革命等種種「五四風潮」，便先後發生。

徐悲鴻就在這個「五四運動」的漩渦下，於民國八年三月二十日，帶着蔣碧微，懷着「藝術救國」的心情，離開多難的祖國，跟其他九十三位勤工儉學的留法學生，搭日本輪船啓程到歐洲。

動身的這一天，蔣碧微的父親因爲學校有課，在家裏說了許多勉勵的話，就走了。她母親依依不捨的送到船上，母女兩個，想到此去一別，不知相見何期？心頭一酸，便淚眼模糊的對泣。船上住的地方很差，伙食也壞，但覺得前途燦爛，也就不甚介意這些了。倒是洗澡問題，對於蔣碧微來講，真是窘事一件。

日本輪船像在岸上的住家一樣，男女同浴，蔣碧微只好要徐悲鴻，先探望浴室確定沒人，才趕緊衝進去快洗，而當她在上下自如的時候，徐悲鴻需得在門口，一夫當關的站在那裏，緊張的把風。

船經香港、西貢、新加坡，入印度洋，到亞丁港，通過了東西方的交界處；駛進紅海，穿越蘇彝士運河，繞過西班牙，葡萄牙的南端，整整

四十九天，五月八日，終於安然抵達倫敦。

五月十日，又搭輪船渡過英法海峽，再轉車到達藝術之都巴黎。當時留法前輩吳稚暉和李石曾諸先生，在巴黎設有「華法教育會」，會裏派有專人來照料，把徐悲鴻、蔣碧微等留在巴黎的同學，分別安置在靠近巴黎大學的拉丁區旅館裏。

提到吳稚暉的大名，早在國內，大家已經久仰。他是無錫人，關於他有許許多多的趣聞趣事。比如他在十二三歲時，咳嗽吐血，面色慘白，醫生都說他壽命不會長，他一氣，反正是死，何必死前猛吃苦藥？他每天一清早就爬上惠泉山，脫得一絲不掛晒太陽，呼吸新鮮空氣。平時只吃一些水和粥，如此經過兩年，竟然無藥自癒。

鵝鵝鵝瑞士之遊

吳稚暉常常說一個笑話，說無錫和常州人，都喜歡脫光衣褲入睡，他也有這個習慣，而且不止夜間，他在暑熱的白天，都全身脫光，赤裸的讀書寫字。這是真的事，不是笑話。

他也喜歡談談男女間的事，逗人笑樂。可是在笑語聲中，自有一番道理在。一次，吳稚暉跟徐悲鴻談論到男女敦倫的問題，居然唸出一首俚歌來：

- ① 血氣方剛，切忌連連；
- ② 二十四五，不宜天天。
- ③ 三十以上，要像數錢；
- ④ 四十出頭，教堂會面。
- ⑤ 五十之後，如進佛殿；

六十在望，像付房鈔。⑥

六十以上，好比拜年。⑦

七十左右，解甲歸田。⑧

他解釋說：第一句，是告誡年輕人，不可每天再而三的貪戀不止。第二句，是不能天天來。第三句，是說舊式數銅板，五個一數，也就是說，五日一次最好。第四句，是說像做禮拜，七天一會。第五句，是說信佛的人，逢初一及十五，都要進香，亦即半月一次就好。第六句，是說像收房租，一月一次。第七句，是說好比拜年，一年一次。以後就可以退休了。

吳稚暉又說：女爲悅己者容的「容」字，是一個女性的字眼，最先的一點代表一個頭，次是代表肩和擁抱的兩隻手，中間兩點是胸前突出的兩個東西，再下的人字是代表兩條腿，中央的一個口字，是代表那個東西。

話題聽來玩世不恭，可是另有哲理跟妙趣。當然，這是吳稚暉輕鬆的人生面。他的另一面，亦即道德文章，尤爲衆所週知，他跟黎錦熙創行的注音字母，統一中國的語言，更爲學人敬佩。他爲了照顧後來的留法同學，設立的教育會，真爲初到巴黎的留學生，解決了不少困難。使他們處處感到方便。

徐悲鴻從民國八年五月抵達巴黎，每天都到各處博物館看畫。蔣碧微則埋頭勤習法文，如此匆匆過了半年。冬天的時候，他們接受友人楊仲子的邀請，去瑞士住了六個月。

民國九年春天，徐悲鴻進入法國國立最高藝術學校。後來他通過理論科目如解剖、透視、美

術史等考試及格，是中國學生中，唯一通過理論考試的人。

法國藝術學校，設有許多大畫室，每一間畫室都有名師專職指導。畫室即冠以那位教授的名字。徐悲鴻非常崇拜佛拉孟，便選擇到他的畫室學習。

他在入學以前，日夜不停的潛心研習，成績斐然。進入學校以後，理論科目又有優異的表現，頗獲師生愛戴。

達昂 (Daynan) 是法國當代最偉大的畫家，徐悲鴻有幸被收為入門弟子，每星期日上午拿習作去請他指點。一直到民國十六年回國前，除非人不在法國，從來沒有停過。

初到達昂那裏受教時，達昂勉勵徐悲鴻說：「我十七歲跟隨風景畫大師谷洛 (Gore) 學畫，谷洛先生教我要誠，要有自信，也不要捨棄自己的信心來遷就人家。我終身服膺這幾句話，不敢忘記。你現在來我國求學，我也以此嘉言相贈。」

達昂又說，藝事本來不容易，千萬不可醉心於時尚，不要甘心於一點小成就。他教徐悲鴻精心研究一課之後，默記它的特點，拿來和原作相比較，這樣所學就更堅實了。

達昂對徐悲鴻的愛護，不止是繪畫藝術的指導，對於他在困頓時期的精神鼓勵，尤其注意，當徐悲鴻遇上困難有所猶疑時，達昂就打氣說：

「人須要有受苦的習慣，不止是平常處境如此，就是做學問也一樣。」達昂又說：「沒有經過苦境的人，往往缺乏宏大的志願，最偉大的作

家，多是志氣最堅強的人。」

他要徐悲鴻精心臨摹油畫的人體畫，分部研究，務要體會其中精微之處，不要老注意爽朗奪目的筆觸。

良師嘉言，徐悲鴻不敢或忘。他照着達昂指導的方法做，果然有進步。

霹靂一聲官費停發

與此同一時期，蔣碧微經過法文程度的甄試，進入一所女子學校讀書，她讀的是五年級的課程。法國學制跟中國不同，五年級相當於我們初一的程度。班上都是十幾歲出頭的法國女孩，只有蔣碧微這個中國學生，年齡大她們七八歲，頗有鶴立雞羣，唯我獨尊的感覺。

民國十年，蔣碧微跟徐悲鴻，乘暑假到德國去玩。早年的留學生，都喜歡利用假期出遊，因為除了多負擔一點旅費以外，食宿費用都差不多。

當時我國駐德公使顏惠慶，正返國述職，館務由一等祕書張允愷 (季才) 代理。蔣碧微的容貌酷似張季才已過世的令妹，因此認她為誼妹。

戰後的德國人，個個都很勤奮，完全是節衣縮食，忍辱負重的在重建家園。高樓大廈，鱗次櫛比，街道也相當整潔寬大。比起戰勝的法國，予人極好的印象。只是幣值不穩，看得出來人心惶惶不安。

日耳曼的湖光山色，頗多佳境。如東部的德萊斯頓，深山密林，直瀲雲天，極為壯觀。蔣碧微到了那地方，記述說：

「我們去時，正值深秋，落葉離梢，繽紛飄墜，滿山滿谷，好像覆蓋着黃金，積厚的地方，足有一尺多深，踩在上面軟綿綿的，如鋪茵陳，如在雲端，非常舒服，使我們徘徊留連，久久不忍離去。」

「在德萊斯頓的山間旅社，平臺上眺望遠山近樹，不論從那個角度欣賞，都可以看到美麗動人的畫面。何況旅社還有特產佳肴，那是價廉物美，爽脆可口的竹雞，這在柏林是很珍貴的名饌。」

徐悲鴻在德國，見到門赤兒的作品，又見到脫魯信斯可爾所作的塑像，非常欣喜。他又覺察到當時德國畫家的作品，都很怪誕奇異，缺少華貴雅逸的精神。就此問題，向柏林藝術學院院長康普 (Kampf) 請教。康普回答說：

「人們喜愛瘋狂，我也無可奈何啊！」此時如李信爾芒、柯林脫等也以前輩資格，作荒率零亂的畫，投機取利。康普的素描，是當代最精於此道的大家之一，精卓雄勁，反而不受喜愛。

徐悲鴻觀摩了許多藝術館珍藏的名畫，回來就畫，每天寫畫時間，總在十個鐘頭左右，對於素描尤其下功夫。

照原先的計劃，在德國玩兩三個月就好，豈知此時國內直奉戰爭爆發，一夕數驚，留學生的官費全部停發，結果在德國一拖就是二十個月，經濟拮据，他們如何在戰敗的德國，通貨膨脹的環境下，度過艱苦的流離生活呢？

(未完待續)